

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

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，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，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“半壁江山”，生态地位突出，发展潜力巨大，应该在践行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习近平指出，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。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，追根溯源、系统治疗，防止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。要找出问题根源，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。要加强协同联动，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，推动上中下游地区

的互动协作，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。要注重整体推进，在重点突破的同时，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，防止畸重畸轻、单兵突进、顾此失彼。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，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，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。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，构建综合治新体系，统筹考虑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资源、水安全、水文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，推进长江上中下游、江河湖库、左右岸、干支流协同治理，改善长江生态环境和水域

生态功能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。要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，严守生态红线，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工程，保持长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。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，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。要健全长江水灾监测预警、灾害防治、应急救援体系，推进河道综合治理和堤岸加固，建设安澜长江。

——摘自《习近平在全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韩正出席并讲话》（人民日报，2020年11月16日第1版）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—— 同饮一江水 共护长江美

本报记者 叶子

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”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，不择细流，浩荡万里，哺育了无数中华儿女。同饮一江水的人们天然与水亲近，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保护母亲河这份责任。

2016年1月5日，习近平总书记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，全面深刻阐述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，绘就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。

今年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5周年。5年来，从破解“化工围江”难题到推行长江“十年禁渔”，从岸线修复到构建绿色生态廊道，长江经济带在环境变好的同时，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更高了，人民生活更幸福了。

坚持生态优先，“微笑天使”又回来

“看！是江豚。”去年底刚建成通车的江苏省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附近，幸运的市民常看见江豚戏水的场景。跨江大桥上，车水马龙；桥下水里，江豚嬉戏。人们想不到，在这幅和谐美丽的生态图景背后，有一段长达7年之久的“桥隧之争”。

“其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这座跨江大桥就规划要建。2013年左右，在开展项目研究时，为了更好地保护好长江生态，到底在主江上是该建桥还是建隧，各个方面曾经争议了多年。”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计划处处长王超向记者解释。

原来，全长10.3公里的江心洲长江大桥，穿越了夹江、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和长江主江，其中约4公里涉及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、夹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4个重要生态保护区。当时有生态环境保护专家提出，建桥可能会对江豚保护区以及江北的绿水湾湿地公园生态产生影响。最终，在结合各方因素后，“北桥南隧”的方案才尘埃落定。

大桥施工时，建设者们就特别注意减少对水生生物的影响。水上施工尽可能改为陆上施工，建造者将结构在后场制作好后运到现场安装。尽管北引桥的两侧没有居民，建设者仍然安装了声屏障，就是为了让湿地公园的鸟类“休息”得好，尽量避免大桥建设打扰它们的正常生活。

“我们还在大桥施工区域设有驱豚系统，可以发出特殊声波，避免江豚误撞受伤。”王超说。为了不弄“脏”江水，大桥的设计者们也别具匠心。桥上明确禁止有危化品的车辆通行，还设计了桥面径流收集系统。比如降雨降雪后，桥面的液体会被统一收集处理，保证混有桥面杂质或融雪剂的水不会直接进入长江。此外，桥墩还增加了“止振”措施，尽量把行车中桥墩振动对水体的影响减到最小。

“建桥的这几年，根据相关监测单位的观察，无论是江豚数量，还是绿水湾湿地公园内的鸟类数量，都是有所增加的。所以这座大桥真是一座‘绿色生态桥’，是‘江豚的好朋友’。”王超说。

有“微笑天使”之称的长江江豚，是长江生态链的旗舰物种。对于长江边土生土长的人们而言，江豚有一个更亲切的俗称——“江猪子”。这种天生一脸微笑的生物，以其友善、聪明，获得人们的喜爱。2018年，江豚被认定为鲸豚类独立物种，最新的科考数据仅为1000余头。

而最近几年，在江苏南京、扬州、南通、无锡，安徽马鞍山、铜陵，湖北武汉、宜昌等地，昔日几近绝迹的江豚频频现身。

去年10月30日，有网友在宜昌城区江段拍到江豚戏水的身影。它们时而跃出水面，时而潜入水中，时而探出圆脑袋露出微笑，有一头江豚还开心地“卖起了萌”，抬头吐出长长的水柱。视频传到网上，不少网友留言分享他们和“江猪子”的记忆。

根据最新发布的信息，截至2020年底，长江干流历史性地实现全Ⅱ类及以上水体。人们发现，长江生态明显好转，“微笑天使”又回来了。



船舶在湖北省武汉市阳逻港区水域行驶。

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

破解化工围江，江畔空气更清新了

随着2021年新年钟声敲响，尚爱民有些紧张，也十分兴奋。曾经的老厂龙玉化工转型成为泽美新材，老厂已拆除完毕，新厂开工投产的日期也越来越近了。这个长江边上的化工企业即将迎来曙光。

尚爱民经营的龙玉化工公司原本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化工园区，是一家生产工业胶水及纸制品的小厂，每年产值3000多万元，规模虽然不大，但经营平稳、收入稳定。依靠这家工厂，尚爱民过着小富即安的日子。

2017年，宜昌出台《宜昌化工产业专项整治及转型升级三年行动方案》，打出化工企业“关改搬转治绿”组合拳。距长江700米的龙玉化工，与宜昌市其他36家企业一道，被列入搬迁名单。

尚爱民至今记得收到搬迁通知时的复杂心情：一方面是大江保护的迫切需要，另一方面又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，究竟何去何从？尚爱民一度寝食难安、辗转反侧。

几乎同时，在下游的江西省，距离宜昌590公里的九江泽美新材料有限公司，也面临着这个难题。

在一次产业交流会上，尚爱民得知，九江泽美因为距离长江仅400米，也必须搬迁。他和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商量后一拍即合，两家企业决定抱团取暖、合作转型。

“继续干，但不能走老路！我们决定放弃低端产品，转型发展更环保更高附加值的产品，到新领域开辟新战场。”尚爱民说。

对龙玉化工搬迁牵肠挂肚的，除了两家企业负责人，还有宜昌猇亭区副区长朱汉洪。

“我们不能简单一搬了之，政府除了政策的执行者，更要做好企业的服务员。”朱汉洪介绍，龙玉化工搬迁在项目选址、土地选择、能耗指标、产品指标等方面遇到不少难题，猇亭区相关部门先后多次上门服务，并到多地协调对接，最终为龙玉化工找到了一个绿色循环的专业化工园——枝江姚家港化工园区。

2019年3月，两家企业合伙成立了宜昌泽美新材料有限公司，投资2亿元，新建年产13500吨的有机硅新材料

项目。在枝江“新家”，经过一年多的建设，占地35亩的新厂房已经拔地而起。尚爱民透露，新厂已完成调试，将进行试生产。生产工艺、环保设施、安全设施都采用行业内先进技术，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3亿元，是之前龙玉化工的10倍。

2020年12月12日，龙玉化工老厂房的拆除工作开始了。共计25米长的钢结构平台、7台反应釜罐体及配套的管线仪表，总计重达2吨的设备逐一被卸下。3天内，厂房里的设备全部被清空，今后将变成仓库用于出租。

“企业的发展只有过了环保关，才能算好经济账！”为长江留白，为绿水青山出一份力，就是我们最大的贡献！”尚爱民感叹。

长江大保护，促成了湖北和江西两家企业的一次跨区域“携手”。破解化工围江，许多沿线城市、沿江企业都交出了优异答卷。

在江苏省南通市，南通港狼山港区曾是全国最大的硫磺集散地，但老港区基础设施陈旧，环保设施先天缺失，扬尘、污水、噪音等污染严重。随着城市不断扩容发展，港城矛盾日益凸显。“滨江不见江、近水不亲水”成了江边居民心中的痛。

近年来，南通港口集团积极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部署，在江苏省率先实施滨江老港区整体搬迁与业务转移。沿江企业有序退出，仅港口集团三家主力公司就腾退港口岸线2.6公里、陆域土地1980亩。如今，生产岸线已蝶变为生态岸线。

周末，南通市民邵莉莉经常带着家人来到全新面貌的狼山国家森林公园，既可乘车游览滨江廊道，看江上碧波，也可在驿站驻足休憩，品一杯清茗，还能骑车或漫步林间，听山中鸟鸣。

“这些年，我们明显感到江畔空气更清新了。登上狼山极目远眺，听禅音袅袅，心境从未有过的开阔。”邵莉莉说。

支持长江禁渔，“洗脚上岸”再就业

熟悉赵武云的人都感慨，“洗脚上岸”后，他的日子越过越好了。

多年来，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，长江生态功能严重退化，白鳍豚等珍稀动物功能性灭绝，鱼类资源严重枯竭。为全局计，为子孙谋，从2017年开始，国家在长江重点水域推行禁渔退捕。从2021年1月1日起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行10年禁渔。长江干流、重要支流和大型通江湖泊进入十年禁渔期。

赵武云就是重庆忠县复兴镇一名退捕上岸的渔民。得知禁渔的消息后，赵武云挺支持。这些年，由于生态变差，大鱼越来越难捕到了，长江确实要保护起来。不过，在高兴之余，他犯起嘀咕：不捕鱼了，以后生活怎么办？

起初，赵武云想创业，可苦于找不到项目，一度对未来生活失去了信心。没想到，忠县复兴镇社保所所长谭宗保主动找到了他。

“得知赵武云有创业意愿之后，我们四处为他寻找合适的项目。后来打听到本镇天台村的一个果园要外包，我们考察论证后觉得适合赵武云，于是就动员他承包。”谭宗保说，这个柑橘园有200亩，关键是果园旁还有几个山坪塘和水沟，赵武云在长江上飘荡多年，对鱼类特性非常了解，如果将这些资源利用起来，再把渔业养殖搞起来岂不更好！

现如今，谭宗保的想法已经在赵武云手中变成了现实。“我现在除了种植柑橘外，还养殖了花鲢、翘壳、小龙虾，一年下来有三四万元的收入呢。”赵武云说，今年，镇社保所还将在创业担保贷款方面给他支持，他对未来信心满满。

长江干流过境忠县88公里，同时辖区内还有28条大小溪流汇入长江，长江忠县水域共有退捕渔民468名。为了帮助“赵武云们”转产就业、创业，当地政府通过对接安置、就业培训、困难兜底、创业担保、公益岗位安置等多种方式，确保退捕渔民退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。

“以前，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在长江上打渔，禁渔后，经过街道社保所对接，我被招聘到蓝天公司从事清漂工作，儿子在忠县渝海运业有限公司开上出租车。”忠县忠州街道退捕渔民彭金友说，禁渔和清漂都是保护母亲河，都是在水上作业，现在的工作他很喜欢。

渔民上岸了，但根不能丢。在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委会后院，新建的“渔民驿站”引人注目。渔民捐献的渔船渔具、捕捞工具等物件，展现了渔民过去的生活和退捕上岸的历程。在枝城镇江滩朝阳广场，有2艘渔船被当作景观摆在岸边，3只白豚雕塑环绕在渔船周围，诉说着白水港村这个百年小渔村的沧海桑田。

白水港村党支部书记李春梅介绍，白水港村曾是宜都市唯一的一个专业渔村，退捕时村里有捕捞许可证渔船186条、渔民360人。2020年8月，在宜昌市渔政监察支队和宜都市水产中心的支持下，白水港村完成全部渔民上岸转产安置。其中，刘成奎和刘清2人还加入护鱼队，成为巡护队员，协助渔政监察部门在长江上巡查、宣传禁渔，从“捕鱼人”变成“护鱼人”。

冬日午后的阳光下，62岁的白水港村退捕渔民刘红岗正在自家门口编织渔网。他乐呵呵地说，渔网是卖给鱼塘养殖户的，自己在长江上捕鱼40多年了，现在退捕了，也不能让祖传的手艺荒废了。

老刘感慨：“村里现在环境好得很，都是江景房，推开窗就是鸟语花香，还能看见一江清水、一片蓝天，天上的飞机、江上的轮船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还有一次，3位返乡大学生进行乡村创业，想发展村里的空心挂面手艺，这手艺曾上过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但是苦于没有资金和销路，这个项目一度搁置下来。

在了解到相关情况，刘红找到这几位大学生，“你们做出来多少挂面我就收购多少挂面，你们放心生产就行了。”她还建议他们开办面条加工厂，通过电商的方式扩展销路。她积极给创业大学生出主意，让这几位大学生很受鼓舞和感动。

刘红的农业合作社目前已经带动了3700多户贫困农民，社员遍布全国各地，带动通州区农户人均增收2000元到3000元。刘红在扶贫工作中还非常重视妇女脱贫工作，她让一些农村妇女利用高粱秆来编织成手工笤帚，按件计数，多劳多得，带动当地妇女利用发展手工业的机会脱贫致富。

2018年刘红被北京市旅游委评为“北京行业榜样”。2020年8月，刘红发起的绿蜻蜓合作社荣获“北京市扶贫协作奖”“社会责任奖”，刘红荣获2020年“北京市劳动模范”称号。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严冰

“新农人”刘红： 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

黄嘉莹



刘红

资料图片

刘红今年47岁，脸上总是笑呵呵的。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，专业的专业并不是农业专业，走上农业道路纯属偶然。

“一开始就是想再吃到小时候那种自然的味道，就自己承包了点土地开始自己搞种植。”后来，土地承包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刘红干脆专心在郊区从事绿色农业经营工作，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“新农人”。

2007年刘红创立绿蜻蜓生态农场，2014年成立北京绿蜻蜓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。2018年9月，刘红开始和通州区潮县镇的领导一起去内蒙古考察，走上了扶贫道路。

原以为扶贫就是捐钱捐物，因此刘红准备了许多特色农产品和物资打算送给贫困群众。但这种方法毕竟不能长久，如何真正让群众实现脱贫并且不再返贫，是摆在刘红面前的一个难题。

多地的调研让刘红对现实有了新的了解，看到很多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找不到销路，有些地方的困难群众连装农产品的编织袋都要缝缝补补，刘红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她也因此更加下定决心要帮助更多的贫困群众脱贫，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。

刘红在全国各地的贫困县奔走，广泛了解贫困地区的农业优势，利用绿蜻蜓合作社的资源和平台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打开销路，保障贫困农民利益，激发他们的脱贫